

甲

鍾

子



此黃氏注本之最初刻也規摹東雅堂韓集行款
字數皆同殆同為吳下良工所珣効之所刊古書如



兩漢紀水經稽中散集四百年来松林寶之其所自
著固宜有此佳刻是本為天一閣藏書甲寅歲為人
盜出數百種上海書賈收之范氏子孫訟久不決予僅

獲此九月既望初僧記



注申鑒序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爲老師被讒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辟於操府遷黃門侍郎時從弟或適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

披露遂拾漢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爲申鑒
五篇以奏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纂業日
開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悅獨晏然保首領
以沒者良以融頻寓書規操而操軍國之事
必籌於或由此戾忤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
子誠若有愧然立漢庭十二年清虛沈靜未
嘗效一言於操不其賢歟不其賢歟予嘗悲
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遂爲之注浹
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言以笥藏之雖不能

無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
若其深詞奧義譌文脫簡則俟大方君子覽
而正焉正德己卯秋九月望吳郡黃省曾序

申鑒注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轉操府
與孔融及弟或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
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
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
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
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
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
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醕無劉向之憤激而

長於諷其襍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
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
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
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
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
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
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
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乎勉之之
注豈亦有感而爲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孳

其學出而効用當炳焉共焉流聲實於
天朝尚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
冬十月既望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
王鏊序



申鑒卷第一

吳郡黃省曾注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
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
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
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
宇宙粵有虎臣亂政與虎臣漢興輔弼之臣所
治亂謂之亂猶治汗謂之汗時亦惟荒圯湮
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



也也迪蹈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古茂厥德

也也陸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此引易繫辭文以見人道惟

陰陽以統其精氣天所謂在剛柔以品其羣形

地所謂在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道也此三才

也以立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

也禮教者德謂法者陰之符也刑法者謂仁也者慈

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

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

惡以章之喜怒以泣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

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

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

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

視四曰聰五曰思恭從明聰睿所謂交備也

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堯典曰允釐百工庶績

衆績功咸天作道皇作極洪範次五曰惟皇

極也臣作輔民作基輔助也弼也基址也謂

惟先喆古哲喆通用實王之政一曰承天二

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

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

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漢

政書字作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

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

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按漢書矣俗

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所謂天生

匪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所主不得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

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

患此偽私放奢所以為患而當先屏也按當

名而實有異志後則劫帝長安欲事成雄據

天下偽莫有甚焉者卓以嚴刑脅眾睚眦之

誣必報故當時法今苛刻愛憎淫刑更相被

與車瓜畫兩輻放莫有甚焉者卓築鄆塢高

玩雜物皆山崇阜積奢莫有甚焉者繼而催

言以為興農桑以養其生按漢書審好惡以正

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

以罪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不樂生不可觀漢

勸書作字以善雖使禹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

焉無生死之畏法何由施故在上者先豐民財

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月乃今孟春之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

五推仰諸侯九推又季春之日后妃齋戒親

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

事取天地山川社稷先占以為醴酪齊盛於是

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

夫開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

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至漢文帝常詔開

所謂興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

農桑也農桑也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

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一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

治按漢書字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

則儀道以定好惡按漢書作審善惡要於一作

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功

準驗事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

物無不切按漢書字善無不顯跡也其惡無不

彰罪得其情也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淫過無節也

遊于貨色恒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

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按漢書惑

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

謁無所聽一作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

謂正俗此政之當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

俗本誤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

按漢書字其刑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輕者扑以撻之撻者鞭

楚也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

百虞典曰鞭作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刑不以

逮君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辱不足以若夫

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

子之塗塗路也是謂章化此政之當也小人之情

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

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

百卷卷一 五 大台三周潮寫

必有武備以戒不虞

易曰君子以除

以過寇

虐

詩民勞曰式遏寇

虐俗本誤作虞

安居則寄之內政

國語桓公

曰國安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

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

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

而寄軍令焉韋昭解曰內政國政也因有事治政以寄軍令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

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賞罰政之

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

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

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

按漢書作

也罰

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

賞及淫人則善

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

罰不懲謂之縱惡

罰及吉人則惡無所懲而

為惡者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

則國治矣

按漢書作國法立矣

是謂統法

此政之當四

患既蠲五政既按漢書又字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

老子曰天網恢恢

無為

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

老子曰為

事無不肅而治

按漢書此一下有

垂拱揖遜

按漢

書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惟缺六則以立道經二曰中三曰正

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

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

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周禮注賢謂有德行一

曰不知二曰不進有知而不三曰不任有進

能任四曰不終有任而不五曰以小怨棄大

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

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

曰以讒嫉廢賢能賢能所以不進不任不終

奸訐邪說讒嫉數端妨之是謂十難十難不

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

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

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僚官也書臯陶和而

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皆

僚百此治國之風也如唐虞三代盛時禮俗不

一教化不同治位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

論語曰天下有不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一作

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萬民離散不安其此

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

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

法不定政多門于不統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

博以佞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

之固以以遵禮者為勞苦此荒國之風也以苛

為密苛謂法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

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相

欺蔽小臣爭寵大臣爭權當時如進讓相謀

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君無咨詢婦

言用政由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

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

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死者不可以

生刑者不可以復漢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

緹縈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故先王

文台堂

之刑也官師以成之周禮鄉士送士縣士方

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

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所謂官師

以成也棘槐以斷之法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

羣士在其後三槐三公位焉伯子男位焉羣吏

在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又王制

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制

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

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

後制刑所謂棘槐以斷之也情訊以寬之禮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

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此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以此

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朝市

之罪然後刑殺所謂情訊以寬之也

以其之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所謂

朝市以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日則弛

縣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二曰明

德德可三曰勸功功可四曰襄化化所五曰

權計權時之宜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

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即祭法非此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

夜以安身

本公孫僑告叔向之言杜氏曰聽

念也上有師傅

保成王作周公論道經邦變理

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班固曰三

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班固曰三

不以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下有讌

臣大有按有當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

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易曰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俗本誤萬物之本在身

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

四表定矣身備家齊而左右罔匪正人則內

方定則國治問通於道者其守約孟子曰守約而有一言

而可常行者恕也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

恕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

孟子曰強恕而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

行求仁莫近焉仁義而天下是謂不思而得

根萬化存焉爾之理得矣

不為而成執之曾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守

博施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

勞佚各有其制言上下情無不同其貴豐上

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

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書曰元首明

民為手足元首股肱手足言一體下有憂民則上不盡

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

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下民憂而上盡樂

下民寒而上具服所謂徒跣而垂旒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

美道五典之類美物五穀之類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

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

損禮闕年凶皆禮非謙約也其數云爾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

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

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費出無經則官

耗府庫虛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

無節是謂傷義義謂使私惠則下虛望而無

準是謂傷正正謂賜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

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

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曰不去

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喻民流水升故

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說文曰冶消也又爐鑄

九冶又鑄匠曰冶踊水之機可使無降莊子曰黃尤謂

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

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

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洪善立教

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

趨凡常也善立教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

雖巨跖弗敢掇也利在前刑在後則畏而止

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

同功善立法者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浮

行也水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不既

乘舟又不能泅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

也所謂虛入水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

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次無智曰然則如

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絕為之界限

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

猶民可使不越不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

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

上既正則民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

欲於眾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已之所有

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

怨之本也凡此皆所謂先禁人而後身者謂

理之源斯絕矣先禁其身者自上御下猶夫

釣者焉隱於手按手下當應於鈞則可以得

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

馬口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

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

雞者急則驚緩則滯非急急驅之緩緩驅之皆

喻即其所謂小人之情緩則方其北也遽要

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

北迫則飛疎則放過南過北飛放者志閑則

比之比近也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食之則不不滯則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驅之驅也

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

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即悅所謂君降是

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

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

不得不得巧詐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

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

憂如帝堯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一民有罪曰我陷

之是天下以聖王為樂如帝堯之世天下大

壤立我烝民謠凡主以天下為樂如履癸傾

於康衢是已山脯林酒池糟堤天下以凡主為憂如夏邑

以爲樂者是已日曷喪予及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而屈已

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而申已申天下之樂

故樂亦報之民樂則聖王屈天下之憂故憂

亦及之民憂則凡主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

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道非位不行惠非

顯治世之所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

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勢非位

非位不厭雖非位不報治世之位真位也衰

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

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

順三曰道順此下疑脫衰世之臣所貴乎順

事順二字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

當作則體苟順則逆節逆節則心亂苟順則

逆忠逆忠則職事苟順則逆道逆道則道高

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祿

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

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黜退降也陟升進

續三考黜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

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易繫輕則

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
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
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
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者
謂好惡毀譽賞罰有失謂不能則實亂矣守
詢事考言占外知內而謬施之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
知本也

申鑒卷第一

申鑒卷第二

吳郡黃省曾注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
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
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
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
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
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

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
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
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
十九曰復外內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盤庚殷王名自契至湯
八遷始居亳自湯至盤

庚五遷乃陟河南復湯故居行湯之政以
具貝玉總貨實為戒乃革奢即約之類化

而裁之與時消息眾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
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
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

靜殷自中訂以來發適而更立諸弟子或
爭相代立此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皇秦之時不同
故敦弊不同山民樸

市民玩處也山市之處不同
故樸玩不同桀紂不易民而

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桀紂湯武之政不
同故治亂不同

皇民寡寡斯敦三皇之時蒸庶鮮少
機智不生所以至敦皇治純

純斯清三皇之治無為而化
繁苛不尚所以至清奚惟性不求無

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

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竒怪則

妖偽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

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諸子殺亂之言崇聖典則

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

事業脩矣能盡五事則民敦治清矣此初二首所謂尚知貴敦也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孔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概所以憂摩取平者斗斛曰量言考試品

賢能之虛實猶概量較米粟之多寡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

職者考其績省績察職賞罰夫實以惡反之

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

盜況尺乎纖惡細善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

於野也則為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掩也若

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

者澳厓內近水之處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偽也故有事考功有

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公謂三公師傅

保也卿謂六卿冢宰至司空也郡謂郡守郡尉縣謂縣令縣長也班固曰郡守秦官掌治

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治其縣萬

卒秩比二千石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

戶以上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減小能其職

以極登於大故下俗本誤位競下小職有登則

矣業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則大任有墜

職矣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此言大臣廢壞國若夫千里之任不

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

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

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為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

賞官以寵戰士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

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

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

有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

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按茂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元戎士二級曰閑輿

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

曰執戊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樂卿九級

武帝所制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

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齊將司馬穰

卷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古者

曰屯騎二曰越騎三曰步兵四曰長水五曰射聲俱掌宿衛兵所謂大駕鹵簿五校在前

是也大統於太尉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

初置大司馬以冠軍將軍之號既周時務禮亦

建武二十七年復為太尉

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

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者

四時于田所以教爾此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御史秦

官掌監郡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

監察御史乃置部刺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

五年乃置部刺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

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

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

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建平二

年復為刺史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建平二

復所部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奏事

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

而巳三制隨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

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

曰臺卷三 五 文始室 井

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

今郡縣無常不若古諸侯之位權輕不固不若古諸侯之權柄

存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不若古諸侯之牧不統政

御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

察御史斯可也言監御史州牧若權時之宜則異

論也此一首所謂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

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

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

為棄市則極死矣斯則自古肉刑之除也斬

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文孝

下令除肉刑張蒼等立律曰諸當完者完為

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劓三

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

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

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是後外有輕刑

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笞五百三

百率多死至景帝更定筮令此言肉刑極死

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也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或先德

先刑後德刑教不行勢極也常典不行教初

隨時所宜

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創始欲民易教化之

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簡者以備刑法之定莫

不避罪然後求密略者以密未可以備謂之虛

教教化未隆民不興行而未可以密謂之峻

刑刑法未定民不避罪而虛教傷化峻刑害

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

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未可以備而

違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

罪也故謂之害民未可以密而求莫不興行

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民行教

備而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

後刑密民知畏罪則法密而不犯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縱

則人將倚法專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

有生有殺弗避而報者無罪所謂有縱有殺制

之以義據禮經則斷之以法徵法令則是謂

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

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

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周禮調

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

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辟諸父師長

與之讎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

國交讎之凡殺讎之科也又禮記曰父之讎

弗與共載天復讎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

同國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

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讎也

諸市朝不反兵而讎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

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

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

魁王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州弗避而報者無罪

後按此異州乃九州之州弗避而報之殺既避之

未避之前但知有復讎之避而報之殺後則

之義而巳故報者生之避而報之殺後則

王禁在焉故 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

報者誅之 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

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為弗避此一首所謂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其詳見周禮 漢之祿

也輕漢制祿秩自中二千夫祿必稱位一物

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

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潔白者富貧

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

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

如何今謂獻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

澹澹古澹字給也即漢書猶未足以澹其欲

祿所謂參必也正貪祿省閑冗官汰美與

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

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董

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什伯貧者土立錐

之地又顯川澤之地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

踰修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

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

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至衰帝時師丹建言

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

宜略為限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

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

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

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或曰復井田與曰否

皆不便也後遂寢不行或曰復井田與曰否

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言專地固非隆古

又非今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

所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已以俟制度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太公為周立九府

重以銖至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

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居

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

莽即真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
 品而民便五銖私相市買莽下詔敢非井田
 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魍魎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命復五銖錢
 與天下更始觀此則五矣曰今廢如之何獻
 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曰海內既平行之
 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
 而已此言卓既誅復曰錢散矣京畿一作虛矣其
 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
 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散曰虛曰積曰無
 用之錢皆言五銖彼謂遠方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
 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

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
 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言五穀不得及遠他物以五銖貿遷
 不足為患也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
 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言五銖由廢故易由
 易故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
 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
 欺慢必眾奸偽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
 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
 緝熙也此言遠收五銖於京師曰然則收而

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或曰改

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或曰遂

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

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此言廢

絕民所便禁民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

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尚或廢其

已者蓋民便五銖不得而終廢之不言憂其不

行也厥後曹操為相還用五銖悅之不言驗矣

謹此錢貨也所謂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東觀書詔傳曰

於神致力民事未定謂有日月水郡祀有關不

為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

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五嶽岱衡華恒嵩也按漢制

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

月日合東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

自侍祠法七十萬五千牲燔柴上福脯三

十酌縣次傳送京師衡廟在廬江濬縣華廟

在弘農華陰縣恒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嵩廟

在潁川陽成縣皆同禮河廟在河南蔡陽縣

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廟在廣

縣所謂其神之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

鮮可也言嶽瀆之祀雖曰縣有常典但民事

從省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

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

也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

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

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

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叙降必

書雲物為備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

下之遷辨其吉凶以觀妖祥以辨九州之動以觀天

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辨九州之動以觀天

豐荒之妖祥以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又

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又

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闡六曰普七曰

彌八曰叙九曰濟十曰想十一曰安十二曰

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

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

史事無隱焉勿寢可也百官志太史令掌

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掌奏良日及時

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靈臺丞掌

守靈臺候日月星氣屬太史漢官曰靈臺侍

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

候風十二人舍人候氣三人候景七人候鍾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

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天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禮儀志每

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
及費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

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奉羹大司
上上殿稱萬歲舉鵠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

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其
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

年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漢舊儀公卿以下
首唯六月十月朔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

其儀不舉久矣此一節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以陰禮教

六宮以陰禮教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
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

按此當有婦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
婦容二字而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

師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鄭氏曰婦德
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

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
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

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
男女正位乎外內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

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定矣故二儀立
之大義也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

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此一節所謂

操內教也

備博士五經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初置

漢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掌易

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

太學辟雍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

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真傳古

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

古今此處有誤仲尼邈而靡質大聖已逝昔先師

沒而無間義無所問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

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孔安國書序

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逮至漢興

收撫散滯固已無全學矣藝文志漢興大收

簡脫禮懷樂崩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

先後如文帝時伏生口誦尚書以授晁錯僅

載科斗文字定其可知者增多伏或學者先

意有所借定臆無所徵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

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易訟

與水違行此以天上水下相違而執不俱是

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
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
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孟子曰博學
喻典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
約也赦令權也謂凶荒流離盜賊垢汗或曰有制
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以行權繫
文辭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
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

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卓辛亥大春正月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
未大赦天下卓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
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
於安邑大下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天下卓誅部將李催等六月
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曰絕之乎曰權
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曰絕之乎曰權
曰宜弗之絕也一既曰權宜著非常典此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堯
降二女於媯歸妹元吉帝乙之訓易泰九歸
內嬪於虞媯歸妹元吉帝乙之訓易泰九歸
妹以示王姬歸齊宗周之禮詩序曰雖則王
元吉示王姬歸齊宗周之禮詩序曰雖則王

侯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

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

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儀

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為言殆其家門

素所商講者乎此一首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

史記言右史記動按漢書作事字玉藻曰卒

之言則右動為春秋春秋記事言為尚書尚書記言君

與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

等各有異按漢書作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得失一朝而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

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

盡則集之於尚書按漢書作宜於今者備置

每於歲盡舉之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

書詭常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則書

立功事則書兵戎動眾則書四夷朝獻則書

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先武置貴人公主

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

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

宗起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

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

申鑒卷第二

滬上逢莫初僧時將赴粵

君昔過瀘曾訪我留詩深感故人情未同
蔣詡補三徑猶念羅含學耦耕海月重
逢邀醉酒岫雲再出媿北名天南又作孤
舟別劫心滄桑去眼明

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

宗起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

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

申鑒卷第二

滬上逢莫初僧時將赴粵

君昔過滬曾訪我留詩深感故人情未同
蔣詡補三徑猶念羅含學耦耕海月重
逢邀醉酒岫雲再出媿逃名天南又作孤
舟別劫心滄桑去眼明

